

三毛 主编

奇情悬疑推理

沉默的证人

张国楨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2
3

粹

三毛 主编

沉默的证人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国 禎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 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版式设计: 晨 风

沉 默 的 证 人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5075—0209—0/I·50 定价: 5.90 元

出版缘起

二 三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你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

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一 小绿屋的女主人

阿伦道尔小姐死于五月一日。尽管她病倒的时间似乎很短促，她的死并没有在她自从十六岁起就住下来的乡下小城贝兴镇引起多大的惊异。因为艾美莉·阿伦道尔已经七十好几了，是五个兄弟姊妹当中最后死掉的一个，多年来大家都知道她的身体一向娇弱，而且十八个月前一次类似的发作，真的就曾几乎要了她的老命。

然而尽管阿伦道尔小姐的死并没有令任何人感到惊讶，另外一件事却令人啧啧称奇。她的遗嘱条款引起了各种情绪反应：惊愕、兴奋、诅咒、愤怒、绝望以及闭言闭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来贝兴镇所谈论的都是这件事！每个人对这个话题都有自己的高见，从认为“血浓于水”的杂货商琼斯先生，到一再说“邪门”、“其中一定有什么内幕在，错不了！你们记住我的话”的邮局职员蓝斐瑞太太。

这份遗嘱迟到四月二十一日才立下，使得各种猜测更平添了热潮。再加上艾美莉·阿伦道尔的近亲在此之前曾来此与她共度复活节假期，可想而知最最不堪入耳的猜测都可能被提出来，好为贝兴镇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添加一些变化。

有一个人被精明地怀疑到对于这件事知道的比她自己愿意承认的多。那就是维勒蜜娜·罗森小姐，阿伦道尔小姐的女伴。然而，罗森小姐自称她自己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毫不知情。她公然宣称当遗嘱宣读出来时，她也是惊愕得目瞪口呆。

当然，这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不管罗森小姐究竟是

否像她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一无所知，只有一个人真的知道事实真相。那个人就是死去的女人她自己。艾美莉·阿伦道尔凡事都习惯只跟自己商量。甚至对她的律师，她也不说出她的动机。只要遗嘱清清楚楚的立下来她就满意了。

从她的沉默、谨慎中，可以大致看出艾美莉·阿伦道尔的个性。就各方面来说，她都是她那一代的典型人物。她兼有她那一代的美德和缺陷。她专横霸道，经常强人所难，但是又非常热心肠。她的言语尖刻，但是行为和善。外表情绪化，内心却很精明。她先后请过的女伴，个个都受过她毫不留情的欺凌威吓，但她对待她们却又非常慷慨大方。她有强烈的家族责任感。

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艾美莉·阿伦道尔正站在小绿屋的大厅里，对罗森小姐下达各种指示。

艾美莉·阿伦道尔曾经是个漂亮的女孩，而她现在是个保养有方、漂亮的老小姐，背脊直挺、举止轻快。微微泛黄的皮肤警示她不能安心地摄取高营养的食物。

阿伦道尔小姐正在说：“那么，明妮，你把他们安顿在什么地方。”

“呃，我想——我希望我做的对——谭尼尔士医生和太太在橡木房，泰瑞莎在蓝房，查尔士先生在旧婴儿房——”

阿伦道尔小姐插嘴说：

“泰瑞莎可以住旧婴儿房而查尔士住蓝房。”

“噢，好——对不起——我以为旧婴儿房比较不方便——”

“对泰瑞莎来说非常合适了。”

在阿伦道尔的时代，妇女居次。男人是社会主要的成

员。

“很遗憾可爱的小孩不来。”罗森小姐多愁善感地喃喃说道。

她喜爱小孩子，却完全无能管住他们。

“四个客人完全够了。”阿伦道尔小姐说。“不管怎么说，贝拉宠她的孩子宠得不像话。她们从来就不听话。”

明妮·罗森喃喃说道：

“谭尼尔士太太是个非常尽心的母亲。”

阿伦道尔小姐十分赞同地说：

“贝拉是个好女人。”

罗森小姐叹口气说：

“有时候对她来说一定很艰苦——住在斯麦纳那么偏僻的地方。”

艾美莉·阿伦道尔回说：

“她自作自受。”下了这个维多利亚式的结语她继续说：“我现在要到村子里去交涉一下为这个周末采购的东西。”

“噢，阿伦道尔小姐，让我去。我是说——”

“胡说！我宁可自己去。罗杰斯需要人家对他讲话尖刻一点。明妮你的毛病是你讲话不够果断。巴布！这只狗呢？”

一只毛獭从楼梯上冲下来。它绕着它的女主人一圈又一圈地打转，叫出几声高兴、期待的断音。

女主人和小狗一起走出前门沿着短短的小路走向铁门。

罗森小姐站在门口有点傻乎乎地微笑着目送她们，她的嘴巴有点张开。她的身后传来一个锋利的声音说：

“你给我的枕头套不成对，小姐。”

“什么？我真是笨……”

明妮·罗森再度一头栽进例行的家务工作中。

艾美莉·阿伦道尔，在巴布的随侍之下，在贝兴镇的大街上巡幸一番。

真的很像是皇帝巡幸。她走进去的每一家店，店主人都连忙迎向前来服侍她。

她是小绿屋的阿伦道尔小姐。她是“我们最老的老主顾之一”。她是“老一派的人之一。时下像她一样的人不多。”

“早安，小姐。我能有为你做什么的荣幸？不软？哦，我听了真难过。我个人倒认为这就跟腰肉一样好——是的。当然，阿伦道尔小姐。如果你说是这样，就是这样——不，真的，我不会把坎特贝里来的肉送去给你，阿伦道尔小姐——是的，我会亲自处理，阿伦道尔小姐。”

巴布和肉贩的小狗史巴特，彼此就着对方慢慢绕圈子，颈毛倒竖，低声咆哮。史巴特是只说不出血统、粗壮的小狗。它知道它不应该跟顾客的小狗打架，但是它允许自己告诉它们，经由微妙的暗示告诉它们，如果它能随心所欲的话，它会把它打成怎么样的一堆肉酱。

血气方刚的巴布，同样还以颜色。

艾美莉·阿伦道尔厉声叫了声“巴布”。继续前行。

在蔬菜水果商店里，两个天体碰在一起。另一位老小姐，外型浑圆，但是同样具有皇室风范，说：

“早，艾美莉。”

“早，卡罗琳。”

卡罗琳·皮巴帝说：

“等你的小辈过来？”

“是的，全都要来。泰瑞莎、查尔士和贝拉。”

“这么说贝拉回来了，是吗？还有她先生？”

“是的。”

三言两语，简简单单，但是底下隐藏着两位小姐共知的事。

因为贝拉·温特，艾美莉·阿伦道尔的甥女，嫁给了一个希腊人。而艾美莉·阿伦道尔的亲人，全都是“做礼拜的人”，就是不跟希腊人通婚。

藉着含糊安慰的方式（因为，当然，这种事不能公开提起），皮巴帝小姐说：

“贝拉的先生有头脑。而且风度迷人！”

“他的风度是怡人，”阿伦道尔小姐同意说。

走出到街道上，皮巴帝小姐问道：

“泰瑞莎跟年轻的唐纳生订婚是怎么回事？”

阿伦道尔小姐耸耸肩。

“时下的年轻人都这么随便。恐怕这个婚要订得相当久——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结果的话。他没有钱。”

“当然泰瑞莎自己有钱。”皮巴帝小姐说。

阿伦道尔小姐不自然地说：

“男人不可能希望靠他妻子的钱过活。”

皮巴帝小姐喉音浑厚地咯咯笑了几声。

“他们如今好像不介意这样做。你和我都跟不上时代了，艾美莉。我不明白的是这孩子看中了什么。这些娘娘腔的男人！”

“他是个聪明的医生，我相信。”

“那副夹鼻眼镜——还有讲话的呆板相！在我年轻的时代我们会叫他可怜的木头人！”

一阵沉默，皮巴帝小姐的思绪潜入过去，想起了一些雄赳赳气昂昂、满脸络腮胡的年轻人景象……

她叹口气说：

“叫查尔士过来见我——如果他愿意的话。”

“当然；我会告诉他。”

两位小姐分手。

她们彼此认识五十多年了。皮巴帝小姐知道艾美莉的父亲阿伦道尔将军一生中某些遗憾的过错。她知道汤玛士·阿伦道尔的婚姻到底给他的姊妹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她对跟年轻的一代有关的某些难题有非常精明的见解。

但是对于任何这些话题，两位小姐之间从没交谈过。她们都是家族尊严、家族团结的支持者，对于各人的家务事完全绝口不提。

阿伦道尔小姐走路回家，巴布安安静静地跟在她脚跟后。艾美莉·阿伦道尔对她自己承认她绝对不对任何其他人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她对自家年轻的一代的不满。

比如说，泰瑞莎。自从泰瑞莎二十一岁继承了她自己的钱以来她就失去了控制。从那以后，这女孩就到了某种声名狼籍的地步。她的照片经常上报。她属于伦敦一个年轻、前进的社会组织——一个举行新潮派对、偶而在违警庭上结束的社会组织。这种丑名不是艾美莉·阿伦道尔认为阿伦道尔家人可以惹来的。事实上，她非常不赞同泰瑞莎的生活方式。至于这女孩订婚的事，她的感受就有点混淆不清了。就一方面来说，她不认为傲慢自负的唐纳生医生对一个阿伦道尔家的人来说是够好的。另一方面，她又不安地感觉到泰瑞莎对一个文静的乡下医生来说，是最不合适的妻子。

她叹了一口气，思绪转到贝拉身上。贝拉没有错处可挑。她是个好女人——一个全心奉献的妻子和母亲，行为十足可作模范——但却极为乏味！甚至贝拉也无法得到她完全的赞许。因为贝拉嫁了一个外国人——而且不只是个外国人，又

是个希腊人。在阿伦道尔小姐偏见的心目中，一个希腊人几乎就像一个阿根廷人或是土耳其人一样糟。谭尼尔士医生有迷人的风度而且听说在她的本行上极为能干，只有令老小姐有点更加对他有偏见。她不信任魅力和轻易的恭维。为了这个原因，她也发现自己难以喜欢两个小孩。她们长得都像他的父亲——真的一点英国味道都没有。

再来是查尔士……

是的，查尔士……

闭起眼睛不看清事实是没有用的。查尔士，尽管他迷人，却不能信任……

艾美莉·阿伦道尔叹了一口气。她突然感到疲倦、衰老、沮丧……

她想她大概无法再活多久了……

她的心思转回到她几年前立下的遗嘱上。

留给仆人——给慈善机构的遗产——她相当大的财富大部分平均分配给她这仅存的三个亲人……

在她看来仍然觉得她做了正确、公平的事。只是她的脑际刚刚闪过一个念头，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保住贝拉分享的一份遗产不让她丈夫去碰一下……她必须问问派维斯先生。

她转身走进小绿屋的铁门。

查尔士和泰瑞莎·阿伦道尔开车抵达——谭尼尔士夫妇搭火车来到。

兄妹两个先到。高大英俊的查尔士，以他有点嘲弄的态度说：

“嗨，艾美莉姑妈；姑妈可好？你看起来气色很好。”

然后他亲她。

泰瑞莎年轻冷漠的面颊往她枯萎的面颊上一点。

“你好吗，艾美莉姑妈？”

她姑妈心想，泰瑞莎看起来可真不好。她一张脸，在厚厚的化妆品之下，有点憔悴而且两眼四周都有线条。

他们在客厅里喝午茶。贝拉·谭尼尔士，头发老是在一顶戴错角度的流行帽子下散落成一小绺一小绺的，睁大眼睛看着她的表妹泰瑞莎，十分急切地想记住她的服饰好跟她同化。可怜的贝拉命中注定热爱衣着却又毫无这方面的品味。泰瑞莎的衣物都很昂贵，有点怪异，本身又有一副绝妙的身材。

贝拉，当她从斯麦纳回到英格兰时，极力想以低下的价格和手工来抄袭泰瑞莎的高雅。

谭尼尔士医生，块头大、留胡须，一团和气的男人，正在跟阿伦道尔小姐交谈。他的声音温暖圆润——令听者几乎不管情不情愿都会被迷住的声音。阿伦道尔小姐就几乎情不自禁地被迷住了。

罗森小姐慌慌张张的，她忙上忙下，递盘子、添茶加点心地无事自扰。风度优雅的查理士不只一次站起来帮她的忙，但是她毫无感激的表示。

午茶过后，大家都出去到花园观赏一番时，查尔士对他妹妹低声说道：

“罗森不喜欢我。奇怪，不是吗？”

泰瑞莎嘲讽地说：

“非常奇怪。这么说是有一人抵挡得了你令人无可抗拒的魅力了？”

查尔士露齿一笑——迷人的一笑——说：

“幸好只是罗森……”

在花园里，罗森小姐跟谭尼尔士太太走在一起问她一些

有关孩子的问题。贝拉·谭尼尔士有点暗褐色的脸亮了起来。她忘了观察泰瑞莎。她生气蓬勃地大谈特谈。玛丽在船上说了一件很奇妙的事……

她发现明妮是个很有同情心的听众。

不久一个一脸正经、戴着夹鼻眼镜的金发年轻人从屋子里出现在花园。他显得有点尴尬。阿伦道尔小姐礼貌地跟他打招呼。

泰瑞莎说：

“嗨，雷克斯！”

她挽起他的臂膀。他们一起漫步离去。

查尔士做了个鬼脸。他溜开去跟园丁说话，一个她自从小以来的“亲密战友”。

当阿伦道尔小姐回到屋子里去时，查尔士正在跟巴布玩。小狗站在楼梯顶端，嘴里含着球尾巴温顺地摇摆着。

“来吧，老兄，”查尔士说。

巴布下半身一沉，慢慢的用鼻子把球推近边缘。当它最后终于把球推落时，非常兴奋地一跃而起。球缓缓地弹落楼梯。查尔士接住球丢回去给它。巴布稳稳的用嘴巴接住。表演重复。

“它惯常的游戏。”查尔士说。

艾美莉·阿伦道尔微笑。

“它会继续玩好几个钟头，”她说。

她转身进入客厅，查尔士跟着她。巴布失望地吠了一声。查尔士看着窗外说：

“看看泰瑞莎和她的年轻人。他们是奇怪的一对！”

“你认为泰瑞莎是认真的？”

“噢，她为他疯狂！”查尔士信心十足地说。“奇怪的品

味，但是就是这样。我想一定是他看她的那种样子，好像她是一件科学上的标本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这对泰瑞莎来说倒是蛮新奇的。可惜这小子那么穷。泰瑞莎的品味昂贵。”

阿伦道尔小姐冷淡地说：

“我毫不怀疑她可以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如果她想的话！毕竟她有她自己的收入。”

“嘎？噢，是的，是的，当然。”

查尔士几近于心虚地看了她一眼。

当天晚上，当其他的人都聚集在客厅等着进餐厅吃晚饭时，楼梯上传来一阵阵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和突然爆出的脏话。查尔士脸相当红地走进来。

“对不起，艾美莉姑妈。我迟到了吗？你那只小狗害我差点摔个半死。它把它的球留在楼梯顶上。”

“粗心大意的小狗仔。”罗森小姐俯身向巴布叫了一声。

巴布不屑地看了她一眼，转过头去。

“我知道。”阿伦道尔小姐说。“这非常危险。明妮，去把球捡起来放好。”

罗森小姐匆匆忙忙出去。

餐桌上的谈话大部分时间由谭尼尔士医生独占。他说出他在斯麦纳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事。

一群人早早就上床去。罗森小姐带着毛线、眼镜、一个大天鹅绒袋和一本书，陪着她的雇主到她的卧室去，一边高兴地聊着天。

“真的非常有趣，谭尼尔士医生。这么好的一个同伴！并不是我自己十分喜欢那种生活……水都得煮开了才能喝，我想……还有羊奶，也许——这么讨厌的口味——”

阿伦道尔小姐猛然说：

“不要傻了，明妮。你告诉过艾琳六点半叫我？”

“噢，是的，阿伦道尔小姐。我说不要备茶，但是你不觉得——你知道，南桥的牧师——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明确地告诉过我说没有必要吃斋——”

阿伦道尔小姐再度打断她的话。

“我从来没在早礼拜之前吃过任何东西，现在也不想破例。你倒是可以随你的便。”

“噢，不——我并不是说——我确信——”

罗森小姐慌乱不安。

“把巴布的项圈解掉，”阿伦道尔小姐说。

罗森小姐连忙听命从事。

她仍然试图讨好地说：

“多么愉快的一晚。他们好像全都高兴来这里。”

“哼，”艾美莉·阿伦道尔说。“全都为了他们能得到的东西而来。”

“噢，亲爱的阿伦道尔小姐——”

“我的好明妮，我不是傻瓜，不管我是其他什么！我只是怀疑不知道他们那一个会先打开话题。”

关于这一点，她不用怀疑多久。九点刚过，她跟罗森小姐去参加早礼拜回来。谭尼尔士医生和太太在餐厅里，但是没见到两位阿伦道尔的影子。早点过后，其他人都离去时，阿伦道尔小姐留下来，在一本小簿子上记帐。查尔士大约十点走进门来。

“抱歉我来晚了，艾美莉姑妈。但是泰瑞莎更糟糕。她连一张眼皮都还没张开。”

“十点半一到早餐就会收走，”阿伦道尔小姐说。“我知道时下不流行替仆人设想，但是在我屋子里可不是这么一回

事。”

“好。真正的择善固执精神！”

查尔士自己动手拿了些腰子，在她一旁坐下。

他的露齿一笑，就像往常一般，非常迷人。艾美莉·阿伦道尔不久便发现到她自己正纵情地对他微笑。在这有利的迹象鼓舞之下，查尔士壮起胆赌运气。

“听我说，艾美莉姑妈，抱歉麻烦你，但是我手头紧死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一百就够了。”

他姑妈的脸色可不好看。某种冷峻的神色出现。

艾美莉·阿伦道尔可不是个怕说心底话的人，她说了出来。

急急忙忙越过大厅的罗森小姐，几乎跟离开餐厅的查尔士撞在一起。她以奇特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她走进餐厅，发现阿伦道尔小姐脸色发红地笔直坐着。